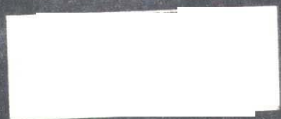


克里姆林宫的 “红衣主教”



〔美〕汤姆·克兰西 著
赵明杰 赵有民 译

克里姆林宫的

“红衣主教”

〔美〕汤姆·克兰西著

赵明杰 赵有民 译

(下)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北京

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

〔美〕汤姆·克兰西著

赵明杰 赵有民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21.5印张 字数: 40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ISBN7—5039—0678—2/I·340

定价: 8.00元(上、下二册)

作者题记

致谢：

假如有什么对牛弹琴的事，这就出现在科学界的一些成员试图对作者解释战略防御的理论和工程问题的努力中。对乔治、巴里、布鲁斯、罗斯、汤姆、丹尼、鲍勃及吉姆，我欠了大量感激之情。但一个国家，而且在未来的一天，一个世界也同样会欠他们的情。

再者，特别承谢克里斯·拉森及“空间媒介网络”，他们商用印制的“掠顶造象”精得足可以使几个人深感紧张——而这只是开端……

献给 F·卡特·科布上校和夫人

……爱不算是爱，
当事有变异时，它也就变了，
或者有人改道了，它也快改。
啊，不！爱是永远固定的标志，
疾风暴雨中，永远不会摇荡，

……

——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 116 号

间谍、破坏者以及特务的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在国家及国际法律范围之外的。所以他们被排斥在全体可接受的行为准则之外。然而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会畏缩不用这样的活动，如果它们能够推进它的至关重要的利益。

——阿拉曼之役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

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差别在于事业的选择。

——威廉·詹姆斯

目 录

序幕：威胁——老的、新的、永恒的	(1)
1. 党的招待会	(13)
2. “茶叶快船”	(33)
3. 疲倦的红狐狸	(67)
4. “明星”和“快船”	(97)
5. 蛇的眼 龙的脸	(115)
6. 单线	(133)
7. 催化剂	(148)
8. 文件传递	(169)
9. 机遇	(193)
10. 损失估计	(214)
11. 步骤	(246)
12. 成功与失败	(260)
13. 商讨	(285)
14. 变化	(304)
15. 极点	(328)
16. 损失估计	(351)
17. 阴谋	(378)
18. 优势	(405)
19. 行者	(428)
20. 命运的钥匙	(439)
21. 流氓的花招	(467)
22. 有力措施	(498)

23. 最佳计划	(526)
24. 竞赛的规则	(553)
25. 汇集	(582)
26. 黑色行动	(620)
27. 掩盖	(666)
尾声：共同点	(675)

序幕：威胁——老的、新的、永恒的

大家都叫他神箭手。这是一个荣誉头衔，虽然一百多年前，他们在领教了火枪之后早已抛弃了弯弓。这个名字一部分反映了斗争的永恒性。西方侵略者（他们是这样看待这些人的）头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人。这些人最后都失败了。阿富汗部落里的人认定他们抵抗的原因是伊斯兰信仰。然而他们那顽强不屈的勇气，跟他们那无情的黑眼睛一样，都是从祖先那儿传下来的。

这神箭手是个年轻人，又是一个老年人。他在山溪里洗澡的时候，谁都能看到他那三十岁的身体上肌肉平滑，充满青春活力。这种人爬上一千米高的光秃石岩，就象到邮政信箱那边去踮踮一趟似的，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

他的眼睛却已经上了年纪。阿富汗人本来很漂亮，但是他们那笔直的体型和好看的头发很快就被风、沙和太阳弄坏了，往往使他们比实际岁数要显老。对神箭手来说，他倒不是被风弄坏的。三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数学教师，在这国家里公认是一个有足够资格念《可兰经》的大学毕业生。他按当地习惯早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苏霍伊—24型战斗攻击机发射过来的火箭炮打死了。他的儿子也失踪了，是被绑架的。苏联人在出动空军炸平了他妻子老家的村庄之后，地面部队开过来，杀死了留下来的所有成年人，将孤儿悉数运往苏联，在那里用另一种现代化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神箭手回想，都是因为他妻子想让她

妈妈临终前能看一眼外孙和外孙女，都是因为碰巧一个苏联巡逻兵在村外几公里处被人打死了。在得知噩耗的当天（离事件的发生已一个星期），这位代数学和几何学教师把书籍整整齐齐地堆在桌子上，就迈出家兹尼这个小镇，进山里去了。一个星期后的黑夜，他带着另外三个人回到小镇，并且证明自己无愧于民族传统，因为他已经杀死了三个苏联士兵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现在他仍然带着那第一支喀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

这还不是他以神箭手出名的原因。这个“自由战士”小分队的队长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领导人，人们不因为这个新来的人在教室里度过青春、学洋玩意儿而瞧不起他，也不因为这年轻人没有自发的宗教信仰就抓住这一点反对他。教师参加组织时，对伊斯兰教只有最粗略的了解，队长还记得，当阿訇劝导这年轻人信奉阿拉时，他泪如雨下。一个月之后，他成了队里最有铁石心肠和最有能力的人，是真主旨意的最明白体现者。队长又选派他去巴基斯坦，利用他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学习使用地空导弹。那个严肃寡言的美利坚斯坦^①教官用来装备自由战士的第一批地空导弹正是俄国自己的SA-7，俄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原意是“箭”。这种“可携式”地空导弹，使用时要有高明的技术，效果才特别大。只有少数人能掌握这个技术，其中以这位数学教师为最好。由于他善于使用俄国“箭”，组织里的人都爱叫他“神箭手”。

此刻，他手里正拿着一只新式导弹在打埋伏。这是一种名叫“毒刺”的美制导弹，但是队里人（实际上整个地区）

① 阿富汗人以自己的习惯把美国叫成××斯坦。

现在把一切地对空导弹都只叫做箭，给神箭手的工具。他躺在一个刀刃般的山脊上，离山顶一百米处，从那里可以俯视水川河谷。身旁是他的观察员阿卜杜尔。这名字差不多等于“仆人”，因为这十几岁的小伙子替射手背着两只备用导弹，更重要的是用鹰隼似的锐眼替他瞭望。他眼里燃着怒火，他是一个孤儿。

神箭手带着要战斗一千年的表情，用眼睛察看山区地形，特别是那些山脊。神箭手是个严肃的人。尽管非常和善，但很少见他笑过，看见新娘子也显得没什么兴趣，甚至对新寡的妇女也不去说几句孤寂哀愁的同情话。他生活里只容得下一个单一的感情。

“瞧！”阿卜杜尔指点着，轻声地说。

“我看见了。”

在下边山谷里，当天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十分钟，正是苏军从山那边二十公里外的直升飞机基地取得支援的时候。米-24机首的玻璃罩在阳光下短暂地一闪，正好让他们能看清它在十英里外的上空紧贴着山脊飞行。更远的上方，远在他的射程之外，一架单翼安东诺夫-26双引擎运输机在盘旋，机上装满了观测仪器和无线电，来协调地面和空中的行动，但是神射手的眼光只盯住米-24，那是一架辛德型的攻击直升机，装有火箭炮和加农炮弹，正在从盘旋着的指挥机上获得情报。

“毒刺”导弹的出现使俄国人大为吃惊，他们每天改变空中战术，以对付新的威胁。这里山谷很深，而且异乎寻常地狭窄。飞行员要想攻击神箭手的游击队弟兄，就得直落下来钻进山谷的岩石夹道；可是害怕下面步兵中有“毒刺”导

弹部队，又得同谷底至少保持一千米的高度。神箭手盯着直升飞机，只见那飞行员为了观察地面，选择道路，正在曲曲折折拐来拐去地飞行。正合所望，飞行员离开背风方向朝这边飞来，想让风速把水平螺旋桨的声音推迟几秒钟。这几秒钟可能是紧要关头。在上空盘旋的运输机会把无线电调到自由战士使用的同一个频率，这样一来俄国人能侦察出游击队迫进的警报，同时又指示导弹部队可能在什么地方。阿卜杜尔的确带了一个无线电机，他连忙把它关上，揣进怀里。

神箭手慢慢举起发射器，把二元瞄准器对准飞过来的直升机。他的拇指滑向一旁，按在启动电门上，把颊骨紧贴着传导键。发射器的自导系统发出欢快的尖叫声，他感到很满意。那飞行员已作好估计，选定目标。他靠着远处的山谷边缘，刚好是导弹射程之外的地方往下飞，开始头一轮俯冲袭击。这辛德型飞机的机首下指，坐在飞行员前方稍稍靠下的炮手已向自由战士的地区瞄准。谷底升起了烟尘，那是苏军用迫击炮弹指示他们的死敌在那里，于是飞机稍稍改变了一点航向。差不多是时候了。火焰从直升机的火箭吊舱喷射出来，第一轮齐放的火箭炮倾泻而下。

另一股黑烟升起，那烟冲上天空时，辛德直升机朝左边一偏，一点也没有碰着它，但肯定说明面前有危险，或者飞行员是这样想的。神箭手紧紧握住发射器。现在直升机向他侧滑而来，填满了瞄准器的内圈。进入射程了。他用左拇指使劲按住前面的按钮“放出”导弹，让它的红外线导引头对准那米-24涡轮轴发动机喷出的热气流。从颊骨传到耳朵里的声音改变了。导弹现在已经盯住了目标。辛德直升机飞

行员决定打击向他发射“导弹”的地区，他让飞机更向左转，轻轻地拐弯。他警惕地观察刚才发射火箭那个地方的岩石，无意中把喷气孔几乎完全暴露给了神箭手。

导弹尖声嘶叫，表示它现已准备妥当，但是神箭手仍然按兵不动。他设身处地想了想，判断飞行员在向可恨的阿富汗人射击之前还会让飞机靠他更近一些。果然如此。当那辛德直升机距离他只有一千米远的时候，神箭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眼看了看，喃喃念着简短的复仇祷词，那扳机就象自觉自愿似的拉响了。

发射器在他手里猛然后坐，“毒刺”导弹在落下去把目标送回老家之前，轻轻地往上飞去。尽管它后面拖着一条让人看不清的浓烟尾巴，神箭手那双锐眼还是能看到它。导弹按照它本身的电脑（象邮票般大小的一块微缩集成电路板）发出的指令展开它的调动尾翼，让他们微微转动几个丝米。高处盘旋的安-26飞机上，一个观察员看见了一小团尘土，伸手去拿麦克风传达警报，但是，他的手刚刚碰到那塑料家什的时候，导弹已经命中了。

导弹一直钻进直升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并且爆炸了。飞机马上成了残废。尾桨的传动主轴被打断了，机身向左侧猛烈打转。这时飞行员在狂乱中看见了一块平地，试图使飞机自动旋转着陆，炮手则用无线电尖声呼救。飞行员让引擎慢车转动，紧抓油门变距杆以控制转矩，眼睛死盯住一块网球场大小的平地，切断了电源，开动了机上灭火系统，跟大多数飞行员一样，他害怕火胜于一切，虽然他不久就会发现这是个错误。

神箭手看着米-24倒栽葱撞在离他五百英尺下面的岩石

边上。令人惊奇的是，机身摔裂了，却没有着火，飞机非常危险地横着打滚，尾部向前折断，打在机头上，然后才在一侧稳定下来。神箭手飞跑下山，阿卜杜尔紧跟在后，一共只用了五分钟。

飞行员被他身上的安全带倒吊着，正在努力挣扎。他身上疼痛，但他明白只有活着才会有疼痛感觉。这架新型直升机装有经过改进的救生系统，他靠这些，或者靠他自己的熟练技术，才能在这次坠机中逃出活命。他的炮手就不行。他稍稍注意看了一下，那个吊在他前面的人已失去知觉，双手无力地垂向地面。飞行员顾不上他了。他的座椅弯曲了，座舱罩破碎。它的金属骨架现在成了飞行人员的监牢。应急投放锁门失灵了，应急爆炸投放栓点不着火。他从肩上皮套里取出手枪，开始向金属构架射击，一次能打下一片。他不知道安-26是否收到了紧急呼叫，基地的救援直升机是否已在途中。他的呼救机在裤兜里，他一逃出这残骸就开动它。飞行员在撬开金属架时划破了手，露出白骨，但总算得到了一条逃命的通道。他打开牢笼，爬出飞机，脚踏岩石大地的时候，他再次感谢命运，没有在一个机油熏蒸的烟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左腿折断了。一根顶端呈锯齿形的白骨戳露在飞行服外，虽然他在极度惊恐中不觉得怎么疼，但看见这受伤的样子也害怕起来。他把空手枪放回皮套，抓起一根零散的金属条作为拐杖。他得离开此地。他一瘸一拐走到崖边，看到一条小径。离友军只有三千米了。他正要下去，听见后面有声响，连忙回头。顷刻间，希望变成了恐怖，飞行员这才意识到，刚才要是猛然焚毁倒是一件幸事。

神箭手在感谢“阿拉”声中，把他的战刀拔出鞘来。

瑞安心想，她留下来的东西不会很多了。船身还基本完好，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看见她身上那些粗糙的焊接斑痕，就象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①身上的针脚一样清楚。他心想，这倒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人类造出了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他们会在一小时之内把那些制造者毁灭掉。

“哎呀，我的天！从外面看它们是多么大啊……”

“难道从里面看却是这么小吗？”马尔科问道。语音里深含哀愁。不久以前，苏联海军舰队的马尔科·拉米乌斯艇长亲自指挥把他的船开进了这个干船坞。他没有亲眼看见美国海军技术专家们象病理学家解剖尸体一样宰割她，拆卸下导弹、反应堆、声纳、船上电脑及通讯装置、潜望镜，乃至厨房炉灶，拿到遍布全美的基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他不在场，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拉米乌斯恨苏维埃制度，但还不至于恨那个制度造出的船。这条船他驾驶得很顺手，何况“红十月”^②还救过他的性命。

瑞安也是这样。杰克用手指抚摩他额上的十字形伤疤，不知道他们把舵手控制台上他留下的血迹擦干净了没有。他对拉米乌斯谈了他的意见：“我觉得很惊讶，你不想把她带出去了。”

① 英国作家Mary-w·shelley于1818年写的小说中描写一个心理学研究者Frankenstein创造了一个怪物，而自己终于被它毁灭。——译者

② 本书作者在他的第一本小说《搜寻“红十月”》中，描写了苏联核潜艇“红十月”号叛逃的故事。——译者

“不想。”马尔科摇摇头。“我只想说一声再见，她可是只好船哪。”

“是够棒的。”杰克轻声地表示同意。他看着那左舷上被“阿尔法”级潜艇上的鱼雷打穿的、还没有完全修补好的破洞，摇摇头，没做声。真够棒的，鱼雷袭击时是她救了我的小命。这两人默默地注视着，站在那一边的是水手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他们从去年十二月以来保卫了这个地区的安全。

干船坞正在灌水，从伊丽莎白河来的脏水冲进这水泥盒子。他们今晚就要把她拖出去。六艘美国快速攻击潜艇现在还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东边的大洋里进行“消毒”，表面上是还有几艘水面舰只参加的整个演习的一部分。夜里九点了，没有月光。把干船坞灌满水需要一小时。一个三十人的船员小组已经登船。他们发动柴油发动机，把她驶出去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到波多黎各的北边的大洋深沟区去，在那里，她将被凿沉在二万五千英尺的水底。

瑞安和拉米乌斯瞧着，水已经淹没了支撑船体的木墩，近一年来第一次打湿那潜艇的龙骨。水进得更快了，爬上了漆在船头船尾的载重线标志。潜艇甲板上，一些穿橙红色反光救生衣的水手们在那里到处走动，准备解开那十四根把她牢牢系住的粗壮的系泊缆绳。

那船纹丝不动，“红十月”没有欢迎那水的样子。瑞安自言自语：这可能是她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她的缘故吧。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然而他也知道，几千年来，水手们把他们服务的舰船都赋予了人格。

她终于有些活动了。水把船身从支撑木墩中漂浮起来。水下有一连串的沉重响声，主要是感觉而不是听到的，你看

她从那些木墩中升起得那么慢，而每次都要前后摇晃好几英寸。

几分钟后，船上柴油机轰隆作响，船上和船坞上管缆绳的人开始收卷缆绳，船坞靠海那一头的帆布帐幕取下来了，大家都能看见外边海上雾气迷天。行动的条件好极了。条件必须十全十美，海军已经等候六个星期了，等的就是切萨皮克湾一年里令人烦恼的时刻：月黑天加上季节性大雾。当最后一根缆绳滑下的时候，潜艇鳍板上一个军官拿起号角响亮地吹了一声。

“开船！”随着他的口令声，船头的水手降下船首旗，放下旗杆。瑞安这才第一次注意到那是一面苏联国旗。他微笑了。这是精采的一笔。在鳍板后端，另一个水手升起苏联海军军旗，那鲜艳的红星装饰着红旗和北方舰队的盾形图案。这个一向重视传统的海军，向站在他旁边的人举手敬礼。

瑞安和拉米乌斯看着潜艇以她自己的动力开行，她那一对铜螺旋桨缓缓地开着倒车退入河里。一只拖驳帮助她转向北方。过了不到一分钟，船影消失。只是从这海军修造厂的油污水面上，传来了她那依恋不舍的柴油机声。

马尔科擤了擤鼻子，眨了好几下眼睛挤掉眼泪。他从水面转过脸来，语调坚定：

“那么说，瑞安，他们让你从英国飞回来就为了这个？”

“不，我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回来了。有新任务。”

“能告诉我什么任务吗？”马尔科问道。

“武器限制，他们要我协调谈判小组的情报工作。我们在一月份就得飞过去。”

“莫斯科？”

“是的。那是预备会——安排日程，准备技术资料，诸如此类。你怎样呢？”

“我在巴哈马群岛的大西洋水下试验和鉴定中心工作。阳光、沙滩都好极了。你看见我这黝黑的肤色了吗？”拉米乌斯咧嘴笑了。“我每隔两三个星期来一趟华盛顿。飞回去只要五个小时。我们在搞一项新的减声工程。”又笑了一笑。“列入保密范围了。”

“好极了！到时候请上我家去，我还欠你一顿饭呢。”杰克递给他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飞来前几天打电话找我，我同局里把事情安排好。”拉米乌斯和他的军官们都是在中央情报局安全人员的极严格保护之下。杰克心想，真正令人诧异的是，这件事还没有走漏风声。没有哪个新闻媒介得到一个字。安全工作果真有那么好的话，俄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导弹潜艇“红十月”号的下落。杰克心里盘算，她现在正掉头转向东方，该通过汉普顿道路隧道了吧。大约一小时后，她就该向东南方向潜下去了。他摇了摇头。

瑞安对潜艇命运的悲伤心情，被他对于为什么而建造潜艇的思考冲淡了一些。他记得一年前在导弹舱里，第一次同这些可怕的家伙靠得那么近的时候，心里是怎样反应的。杰克接受了这个事实：原子武器维持和平——如果你真的能把世界现状叫做和平的话——但是跟大多数考虑这个问题的人一样，他希望有一样更好的方法。对了，这不过是减少了一只潜艇，减少了二十六枚导弹和一百八十二个弹头。瑞安对自己说：从统计的角度看，它是无足轻重的。